

※「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專輯※

從懺悔到救度：「沉淪、懺悔與救度： 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專輯導言

廖肇亨*

一、前言

原罪觀念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形成最重要的基石之一，中國是否有相對應的觀念，在二十世紀初期曾引起廣泛的討論。在當時反傳統的風潮之下，似乎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文化基礎中欠缺基督教文化「原罪」與「靈魂」的觀念，成為中國邁向現代化的一大阻礙。不過最近的研究證明這種說法已經越來越有商榷的必要¹，從六朝的天師道開始，就已經以悔過作為修練實踐的重要課題²，佛教中長遠而豐富的懺法傳統，明清時代風行一時的功過格、日記書寫在在證明中國文化具有豐富的懺悔書寫傳統，可惜學界幾乎從未加以重視。

懺悔書寫的研究具有多重意義：（一）這是一種自我觀看與自我認識的重要方式。（二）這牽涉到道德意識（反過來看，也就是罪惡意識）的形成與內涵，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三）懺悔書寫也是觀察宗教與文學互動關係的最佳

* 廖肇亨，本所副研究員。

¹ 魯迅、周作人曾經認為缺乏靈魂課題的討論，使得中國文學缺乏深度。筆者有意在日後以懺悔文學為主題，編注相關作品，以見其非。魯迅、周作人的看法雖然有待商榷，但卻認識到此一問題的重要性。筆者以為：關於靈魂，中國與西方認識不同且先不論，懺悔文學作品源遠流長而又品類複雜，鉤沉輯逸，廣向讀者介紹是研究傳統文學的學術工作者今後可以努力的方向。魯迅：〈窮人小引〉，《集外集》，《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95；周作人：〈希臘之餘光〉，見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427。

² 《太平經》就已有「首過」的觀念，又有「靜室」作為懺悔的神聖空間。參見吉川忠夫：〈靜室——懺悔の場〉，收入氏著：《中國人の宗教意識》（東京：創文社，1998年）。

範例。中研院文哲所「宗教（學術）研究室」希望以三年為期，從宗教意識與文學書寫的特質觀察懺悔書寫的淵源傳承、演變與特徵，及其與公共道德、神聖空間的互動關係，就懺悔書寫的特質及其相關涉的社會文化脈絡加以論述。

二、背景、目的、重要性

懺悔錄 (confession) 是西方自傳文學的一種重要形式，聖奧古斯丁、盧梭、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成為西方文化一個特殊的精神系譜。盱衡中國文學傳統中，從六朝沈約的〈懺悔文〉開始，懺悔文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便已自成一類，敦煌石窟中留有一大批題為懺悔文的經卷³，在《大藏經》、《道藏》中收錄懺悔文、自責文之類不知凡幾，主要原因係「懺悔」幾乎可以說是所有宗教共通的救度行為，因此，懺悔也成為沉淪與救度之間關鍵轉變的樞紐。

若將視角轉至明清之際，明亡之後，吳炎與尤侗等人有鑑於宗廟二毀，皆以「悔菴」為號，深自痛責，可以為例，而張岱的《陶庵夢憶》、余懷的《板橋雜記》、侯方域的《李香君傳》、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又將悼悔之作推向文體高峰，將「懺悔」、「記憶」與「超越」結為一體，形成文學文化上極具特色的一大潮流。其時宗教文學亦可一見。近年文化理論的發展，對於懺悔書寫有深入的討論，例如傅柯《主體解釋學》、里柯《惡的象徵》都提供了對此一問題思考的新向度。反觀華語世界中，由劉再復、林崗共著的《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一書言及中國宗教之種種，有待商榷者不知凡幾。因此重新調整觀察的角度，針對此一問題再加反省斯其時也。

以晚明的知識社群為例，宗教問題是知識社群價值關懷的核心課題之一，從小說來看，神魔小說以及宗教人物的「出身修行傳」成為當時最流行的題材之一，論者也將完成於晚明的《三教搜神大全》之類的著作視為中國萬神殿——神聖秩序的完成，《封神演義》即其中犖犖大者；另一方面，通過陽明學與佛教對個人內心世界的不斷抉發，省過、懺悔及其超越與救贖成為晚明士人不斷思考與追尋的精神課題⁴。

³ 關於這一點，參閱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1998年）一書。

⁴ 明代的儒者與僧人積極交流與對話。明末清初甚且興起一片逃禪出家的風潮，除此以外，三教會通亦為當時知識社群關注的議題，若再加上盛極一時的天主教以及羅教，謂宗教問題為當時士人所關切的中心議題想亦不為過矣。

文學與宗教關係的研究一向是本所同仁的專長所在，本所「宗教（學術）研究室」具有嫻熟佛教、道教、天主教各種不同宗教傳統的同仁，各自曾經接受東西不同傳統相關的學術訓練，對於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具有相當的視野與操作能力，彼此又能兼收相互補充參考的作用。今後三年，將以「書寫懺悔：中國文學與宗教之接點」為討論中心展開研究，就中國文學文化傳統與宗教意識的關涉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分析。以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懺悔書寫為觀察的對象，幾乎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可以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內涵提供一個嶄新的視野。

本計畫以堅實的文獻資料解讀為基礎，並希望結合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學史、文化人類學等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並對照佛教、道教、基督教、儒學、伊斯蘭等不同的思想傳統，反思華語傳統中懺悔書寫的成因、特色、演變，重新省思中國文學與宗教的相互關係，對文學史或宗教史的研究都能提供一個新的認識進路。

在未來三年，「宗教（學術）研究室」除了在仔細闡明中國文化傳統中懺悔書寫的特色、源流與演變之外，也將同時討論以下各個不同的主題，包括：

- （一）文學作品中懺悔意識的表達與書寫特徵。
- （二）中國是否存有類似西方懺悔錄的文學形式？如果有，其特質為何？其出現的契機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
- （三）中國歷史上的懺悔與當時宗教（儒、道、佛、耶、回以及各種民間宗教）之關係，在文學作品中呈現的樣態如何？
- （四）宗教性文本（如《梁皇寶懺》之類）與文學文本的懺悔意識之關連。
- （五）文學文本中的懺悔意識與時代思潮之間（如功過格、講會）的互動關係。
- （六）懺悔的儀式、內容、結果與經典之間的對話關係。
- （七）從文學作品中懺悔意識呈展看價值系統的推移。
- （八）懺悔書寫與自傳形式之關涉。

三、重要參考研究文獻之回顧

中國自古即有自我省思的傳統，從曾子開始，「日三省吾身」成為一個真誠儒者的必要條件之一。從《太平經》我們也理解到「首過、跪拜」是早期天師道布教的重要手段。不過對於懺悔給予最高度的關注，並從理論到儀式給予高度體系化，

仍然必須等到佛教傳入以後。

懺，為梵語 *kṣama*（懺摩）之略譯，即「忍」之義，指請求他人忍罪；悔，為追悔、悔過之義，即追悔過去之罪，而於佛、菩薩、師長、大眾面前告白道歉，期達滅罪之目的。據義淨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五之注：懺與悔具有不同之意義。懺，是請求原諒（輕微）；悔，是梵語 *āpatti-pratideśana* 之譯，即自申罪狀（說罪）之義（嚴重）。

自從天臺智者大師制定懺法以來，幾乎佛教各宗派都有獨特的懺法、懺儀——從儀式到經典、甚至專為此而營造的寺院與建築，而道教的三官信仰也與此息息相關，也就是說：懺悔往往也是文化形式發展的起點。

在西方，懺悔錄此文類既是某種形式的自傳，又是一種宗教文學的類型，一直受到學者的重視。但盱衡中國文化傳統，在佛教裏，禮懺文、自責文此一傳統從未間歇，亦多不勝數。特別在晚明時，士人在各種文類，如散文（如袁小修〈心律〉、蕩益智旭〈自責文〉）、日記（如祁彪佳《山居雜錄》、來知德《日記》）等等都留下懺悔省過的痕跡。明清鼎革之後，更多相關的文獻訴說著悔過自省的心聲。張岱、吳梅村、尤侗、余懷的許多篇章都透顯出同樣的心情。一般看待這個文學現象總是歸結於國變，但卻忽視了晚明以來，知識社群此風便已大行其道，絕非鼎革國變所能全然解釋。以晚明小品文代表作家張岱為例，其作品是否具有相當程度的懺悔意識，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之一，但我們若檢視相關的論述，不難發現幾乎相關的論者對於宗教傳統、宗教思想史，甚至歷史情境中的宗教脈絡，竟然同樣都置若罔聞。

雖然宗教學界對於「懺悔」在宗教思想、儀式、思想史的範疇有一些相關的研究。佛教方面有塩入良道、小南一郎、釋大睿、汪娟等人；道教則有吉川忠夫、黎志添；儒家方面則有王汎森、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 等人。另外 Wolfram Eberhard, *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 一書從民間宗教與比較文化人類學出發，特別以福建地方為例，就中國文化傳統中罪過意識可能的社會意涵加以探究，別有啟發。

然而關於中國文學傳統中對懺悔意識加以探討，畢竟仍屬鳳毛麟角。錢鍾書曾將司馬相如視作中國懺悔錄的開山⁵，雖然值得商榷，但其致力鉤沉的意圖自然應當加以肯定。可惜錢先生的洞見並沒有獲得學界充分的繼承與發揚，原因之一在於

⁵ 錢鍾書：《管錘篇》（香港：友聯出版社，1978年），頁358。

魯迅曾經感嘆中國缺乏罪的意識，以致於文學作品中缺乏深度與厚度。魯迅此一意見入人甚深，近年劉再復、林崗共著的《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一書以魯迅的意見為前提，討論中國文學的罪惡意識，卻認為中國文學傳統中，只有《紅樓夢》一書是具有懺悔意識的傑作（不知是否巧合，張岱的研究者往往也說張岱是中國文學傳統中「唯一」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於是我們竟然有了「兩個」「唯一」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家，卻不去思索兩者之間是否可能有某些共通性流注其間），《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一書對於中國宗教幾近無知，卻大膽立言的勇氣不免令人十分驚訝⁶。因此，重新調整觀察的角度，針對此一問題再加反省斯其時也。因此，討論懺悔書寫之際，必須同時具備文學史、思想史、宗教史的知識基礎，這同時也是自我觀看與自我書寫的重要問題。西方學界對此一課題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華語世界中，李有成先生曾做過一些討論，雖然是以西洋文本為對象，仍然頗具啟發⁷。

另外，近年文化理論的發展，對於懺悔書寫有深入的討論，例如傅柯《主體解釋學》反省懺悔與權力脈絡的關係、里柯《惡的象徵》則討論懺悔現象學，還有主體在懺悔行為中的位置。這些理論所開展的問題意識提供了對此一問題思考新向度的重要依據。

然而這些豐碩的成果尚未為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所充分吸收，以「懺悔」為媒介，中國文化中的宗教思想、道德圖式，以及理想的人生圖像同時交互作用，成為一個多重聲調複式奏演的文化場域。然而經營此一議題須兼具文學與宗教兩方面的知識修養，難度顯而易見。為了展開相關的研究，「宗教（學術）研究室」於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起與法鼓佛教研修學院合辦為期三天的「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前編纂此次專輯以為前導。

⁶ 《罪與文學》一書實別有用意，意在言外用心慘澹，然而立論卻建立在大量錯誤的歷史知識之上。

⁷ 李有成：〈自傳與文學系統〉，收入氏著：《在理論的年代》（臺北：允晨出版社，2006年）。

四、關於「沉淪、懺悔與救度： 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專輯

本專輯共收文稿四篇，計有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教授〈塗炭齋——塗炭齋中的自我與家族〉、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中嶋隆藏〈中國中世懺悔思想的開展——以郗超、蕭子良、智顛為討論中心〉兩篇論文，以及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於文哲所舉辦的「思想、儀式、宗教——懺悔與三教傳統」座談會紀錄，另有黃敬家教授採訪龔雋教授的訪談紀錄。原本尚有許理和教授討論明清天主教的懺悔思想一文，遽因譯者臨時身體不適，只好作罷，且俟來者。

為了深化計畫成員對於此一議題的認識，「宗教（學術）研究室」於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於文哲所舉辦的「思想、儀式、宗教——懺悔與三教傳統」座談會，邀請惠敏法師（佛教）、李豐楙先生（道教）、鍾彩鈞先生（儒教）就三教傳統中懺悔相關的思想、儀式、宗教層面進行引言，之後與會學者也有熱烈的討論。三位學者是目前臺灣學界佛教、道教、儒教三門的代表人物，機會十分難得，當天的討論機鋒層出，高明互見，特別將當天座談會的紀錄整理出來，與是日向隅的讀者分享當天的盛況。

龔雋教授則是大陸學界近年頗受注目的佛教學者，特別是關於佛教與文化史相關領域的探索。龔教授與臺灣學界關係深厚，曾經多次來臺講學，趁來臺講學之便，臺東大學黃敬家教授特別訪問了龔教授，就其治學經過深入訪談，特別對有志於此的年輕學子當別有啟發。

譯介國外眾多的研究成果給華語世界是極其重要的一環，更是本所責無旁貸的職志，文哲所是溝通海內外漢學界最重要的學術平臺，人所盡知。在國外眾多的研究成果中，由於專著相對容易經眼，而論文散居各種期刊論文集，此次我們特別選擇柏夷教授〈塗炭齋——塗炭齋中的自我與家族〉、日本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中嶋隆藏〈中國中世懺悔思想的開展——以郗超、蕭子良、智顛為討論中心〉兩篇論文。

中嶋隆藏教授在中國哲學思想領域備受敬重，特別是關於六朝士人與佛教交涉的研究膾炙人口，早已成為經典。〈中國中世懺悔思想的開展——以郗超、蕭子良、智顛為討論中心〉一文討論天臺智顛之前懺悔思想的發展，特別是標舉《淨住子》

一書在佛教懺悔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邇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船山徹教授就《淨住子》進行詳細的文獻校勘與註釋工作，說明日本學界對於《淨住子》的重視，然而華語世界的學術工作者似乎尚不及措意於此，觀此或當別有啟發，嚴格來說，這是簡文帝或沈約寫作〈懺悔文〉最重要的思想背景與文化脈絡，柏夷教授〈塗炭齋——塗炭齋中的自我與家族〉一文則是以學界過去不甚了了的道教儀式進行詳密的考證，這兩篇論文既有文獻的細密深邃，也有實地調查記錄的生命力，說明懺悔此一課題既是淵源有自的傳承，更是百姓日用的生活情境。此次專輯的四篇文章的多位作者（包括譯者或訪談者）將參與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在文哲所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此一主題交換意見，精彩可期，且拭目以待。

相關主題重要研究成果舉隅

專著部分

- 王月清：《中國佛教倫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中村雄二郎著：《日本文化中的惡與罪》，北京：日本文化出版社，2005年。
- 中野玄三：《悔過の藝術——佛教美術の思想史》，京都：法藏館，1982年。
- 田邊元：《懺悔道の哲學》，京都：燈影舍，2000年。
- 吉川忠夫：《中國人の宗教意識》，東京：創文社，1998年。
- 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1998年。
- 里柯 (Paul Ricoeur) 著，翁紹軍譯：《惡的象徵》，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年。
- 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余碧平譯：《主體解釋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 錢鍾書：《管錐篇》，臺北：書林出版社，1990年。
- 釋大睿：《天臺懺法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00年。
- 釋聖凱：《中國佛教懺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 Brokaw, Cynthia J.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Eberhard, Wolfram. *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Kafalas, Philip Alexander. "Nostalgia and the Reading of the Late Ming Essay: Zhang Dai's Tao'an Mengyi."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5.
- Wu, Pai-yi.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論文部分

- 小南一郎：〈罪與罰〉，長尾雅人等編：《中國宗教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
- 山口 益：〈懺悔について〉，《佛教學セミナー》，東京：大谷大學佛教學會，1969年。
-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市、不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年。
- 吉川忠夫：〈「靜室」考〉，《東方學報（京都）》第59號（1987年）。許洋主譯：〈靜室考〉，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_____：〈靜室——懺悔の場〉，收入氏著：《中國人の宗教意識》，東京：創文社，1998年。
- _____：〈罪の懺悔〉，收入氏著：《中國人の宗教意識》，東京：創文社，1998年，頁77-143。
- 李有成：〈自傳與文學系統〉，收入氏著：《在理論的年代》，臺北：允晨出版社，2006年。
- 李豐楙：〈仙道的宗教倫理：功德與紀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頁209-221。
- 周建淪：〈張岱與《陶庵夢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5期，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2005年。

荒木良道：〈懺悔について『金光明經』を中心として〉，《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第3號（1979年）。

麥谷邦夫：〈初期道教における救濟思想〉，《東洋文化》第57號（1977年）。

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 著，呂鵬志譯：〈天師道上章科儀——《赤松子章曆》和《天辰章醮立成曆》研究〉，黎志添主編：《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頁37-71。

塩入良道：〈天臺智顛禪師の懺悔と展開〉，《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第9號（1985年）。

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臺灣宗教研究》第2卷第1期（2002年），頁1-30。